

九八高龄的儿童文学老作家孙毅，走了两个月。但他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浮在我的眼前。

在认识孙老之前，先结识他的老伴，《收获》《上海文学》的老编辑彭新琪老师。十多年前，彭老师八十岁时，突发奇想：主编一本“八零后”（八十岁以上）的上海女作家文集，邀请姜金城老师和我助编。很快，由王安忆作序的《七人集》（罗洪、欧阳翠、欧阳文彬、黄屏、黄宗英、姚芳藻、彭新琪）出炉了，大获好评，一书难求。因为编校事宜，我少不了去彭家，常零距离向彭老师讨教编辑经验。工作完了就聊聊天。

这时，孙老登场了。彭老师与我接触过的其他六位女作家性格差不多，谦和，内敛，细腻。而孙老与彭老师是完全相反的性格互补型。孙老大嗓门，言语干脆，耿直爽快。他一开口，就没有我插嘴的间隙。喜怒全写在脸上，出在口中，毫无顾忌。初次聊天，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老头有性格。

那年，他已近九十高龄了。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有空吗？陪我沐浴去好么。不容我回答，他就说明天下午吧。我说我来接您，他说不用，我有自备车。于是说好，我在青松城门口等他。那天，我等着车来，左看右顾，不见小轿车驶来。忽然，见有人远远地朝我招手，仔细看去，噢，是孙老吧。他正骑着一辆三轮电动车，从三岔路口拐弯开来，我大惊失措，这太危险了，这么大的年龄，

真让人捏一把汗哪！只瞬间，他已把车稳稳停在我眼前，见我吃惊的样子，他倒若无其事，说做啥大惊小怪，我习惯了，天天出门就是骑这辆自备车的。其实，家里老伴和女儿很反对他骑车外出的。劝说无效，老头依然我行我素，倔强着呢！我跟他讲，我什么自备车都没有，以后我带辆出租车进小区，接您去青松城就行了。这样既安全，家人也放心。他想想也是，从善如流听我的了。

这青松城，是市里的离休老干部活动中心，有各种课程，有健身器材，有午餐理发洗澡等服务设施，总之，是敬老爱老的处所。孙老说，这里内容多，可以来白相一天的。有时，他就约我上午来，他先要听讲座，有时是形势报告。他说弄不懂什么叫“供给侧”，什么叫“中产阶级消费观”，可以来听听问问。有时是美术课。我知道孙老是美术科班出身，早年跟黄幻吾、申石伽学画，且一直挥毫不辍，笔墨功夫扎实。就说，孙老啊，说画图您可做他们老师。他回我，不能这么说，每个画家和老师上课，都有各自长处。课毕，正到吃饭的点，就随他到小餐厅蹭饭，两人小聚一下后，就去底楼，他说今天要剃个头，然后再去浴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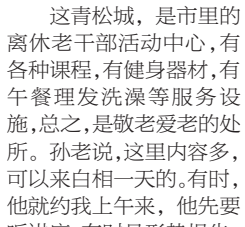
这就说洗澡了。浴室里，孙老先要请按摩师傅拿捏几下。他说其他都好，就是腿无力，不灵活了。然

在外出差月余，回归书房之后，竟有一种久违之感，一种亲切和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在书架上随意抽出一本《神州轶闻录》，翻了几天，竟被深深吸引，原以为是一套古籍丛书，搁置久矣，不料，却是一套现代人写的书。作者是周简段先生，启功先生题签，华文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

我翻的是《神州轶闻录》丛书6本中的《民俗篇》，扉页上签着大学同宿舍同学的名字，购于1992年9月。1992年，同学被分配至北京，供职于国家第二大新闻机构。我当时被分配到陕西，供职于陕西一家大型的汽车制造企业。书何以到了我手上？细思再三，才想起来是同学搬家送了我一批书和录音磁带，这套书当是他送我的。翻书之后，才明白同学购买此套书的缘由，一，这是他们新闻机构香港分机构多年前报纸上发表的作品。二，这些文章是典型的报章体，文字短小精悍，有趣有味，读来像吃完饭喝茶嗑瓜子一样怡然自得。三，事故和知识的佐料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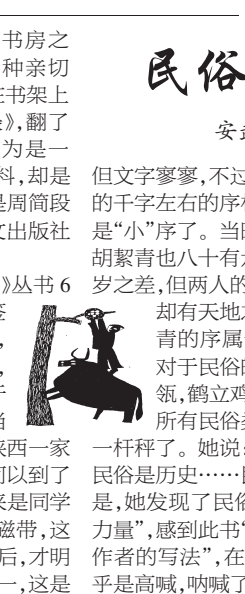
我更喜欢的是冰心的小序，胡絮青的大序。虽然冰心排在前面，当为大序，

后，就是泡脚。这浴池好大呀！真是久违了，这是我儿时的记忆啊！父亲是老上海，我从小都是跟他去弄堂口的一家浴室洗澡，上海人叫“弄浴堂”。那时家里住房都狭小，洗澡就去浴室。即使现在，家有浴缸或冲淋浴，我都觉得没大浴堂来得舒适。所以，孙老让我陪他洗澡，我是求之不得了。于他，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主要想借洗澡找个理由，外出散散心，与人聊聊天。可见他的心态不老。泡在池里，身心放松，四肢舒展，与我赤条条天南海北神聊，是他最惬意之时。他慢慢说，有个好朋



友叫杜高。1948年冬天，经地下党安排来到上海，担任党领导的《新少年报》（现为《中国少年报》）副刊主编。孙毅、包蕾等一批爱好文学的进步青年，成了杜高的作者，彼此结下深厚友情。很快盼来了上海解放，他们按党的要求，抓紧写戏排剧，准备迎接新中国成立。10月1日这天，包蕾请杜高和孙毅到他家做客，饭桌上端放着一大盆热气腾腾大闸蟹。这玩意儿对北方人杜高来说，以前见都没见过，更不用说吃呢。在兴高采烈的气氛中，杜高成了在上海“第一次吃蟹人”。酒足蟹饱后，三个年轻人，一路开心地结伴而行，来到上海豫园九曲桥，在“湖心亭茶楼”一边喝茶，一边畅谈。他们以此独特的方式，来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梨园代代传 (中国画) 王颖生



真值得万岁！”胡絮青并非言过其实，读过文章之后便会觉得她的评价恰如其分。她的文字，为此类书籍作者的辛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实际上她把民俗的搜集整理和撰写的意义和价值提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但又非常精确。

倒是许多热心的考证者，对作者“周简段”提出了考证和质疑。是否确有其人，现在仍然是一个谜。但大多数人共同认定，此名为一个集体，而非一个人。至少有不少文章，出自邓云乡先生之手，这好像是一个共识了。其实，我对作者是谁不大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胡絮青的序和文章写得如何。一篇一篇读下来，不仅有热血沸腾之感，而且觉得心旷神怡，惬意无比。我真的想大喊一声“民俗万岁”了。

民俗万岁！再喊一次。

陪孙毅洗澡

韦洪

即通过肺部吸气，让自己膨胀起来。背部两侧的皮肤如气囊一样的作用，只要肺部吸满气，这“气囊”就会鼓起来，让身体接近球形，让蛇吞不下。交战双方处于僵持状态。突然蛇头耷落了，居然游开了，蟾蜍也倒翻在地抖索。蛇犯错了，它越使劲吞噬，就咬破了蟾蜍两侧额头的隆起腺体，飞溅出的蟾酥，毒液麻醉了蛇的神经。我随手将蟾蜍扔到一个水沟。以后夜归，总有只蛤蟆暗中跳蹦着。有天生产队的耕牛病恹恹地不出力，小牛信束手无策。有个养过牛的老人看了一下，说“热天中暑，肚子胀，就喂一只癞团败败火”。一把青草裹了一只蟾蜍，让牛吞下。隔了一个晚上，牛拉了两堆屎，居然恢复了活力。从小听奶奶说过，癞蛤蟆的头角

个“王子”，住的是井，还是“井底之蛙”安于当下；蟾蜍封为“金蟾”住的可是月宫，且将“月宫叫蟾宫”。并且“癞蛤蟆要吃天鹅肉”，一副励志模样。两者被赋予的理想目标完全不一样，形象高低立现。现今一些“成功”人士的茶台甚至酒楼广厦中，少不了口含孔方兄的“金蟾”值门，取其“招财进宝”的寓意，一与风水相关，就俗了，金蟾就成了三只腿了。我们周遭的小兽小豸都是物竞天择的结果，在彼此“拣赤豆”的孕育时期，其实模样相当，共存共荣就是爱自己；被人类有不同演绎，是其造化。

诗二首

贾立夫

绍兴瞻仰秋瑾墓
鸡笼山上立红枫，
傲骨秋风胆气雄。
女侠龙泉鸣不绝，
至今唱彻大江东。
海南谒东坡书院
野地挑椰筑草堂，
弥天瘴雾独猖狂。
三年悲苦觞为乐，
笑说天涯是我乡。

注：东坡书院，北宋诗人苏轼从惠州再贬海南儋州时居住三年的遗迹。东坡曾留下“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的诗句。

蟾蜍有喜

辛旭光

干活了。病家除了加倍酬谢外，还招待了一顿好酒好饭。醉意朦胧中老郎中泄露了天机：原来他捉的是端午日的二两大蟾蜍，那天蟾蜍最毒，药效最好，也最值钱。剥皮晾干，置于瓦片上烘烤成灰，拌以猪油成膏……

尽管青蛙比蟾蜍长得漂亮，两者皆是穴居冬眠的两栖动物。但蟾蜍的名声和传说远远比青蛙响亮。可谓“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青蛙只封了

那天，我老婆打电话叫她亲戚来把回收废品拿走。亲戚在一家私营企业做环卫工作，平时很忙，要趁她有空了才能来。这天她匆匆地来了，把电动车停在楼下的大门外。我老婆和她把在车库里把那些纸板箱、报纸、矿泉水瓶等分类捆扎，然后绑在电瓶车的后座上 and 前面的脚踏板上便匆匆地开走了。底楼的张老师看到了这一景，其实这类似的情况，她已看到过不止一次了，这次她终于问我老婆，这人是定期来收购的吗？我老婆轻轻地叹了口气，又摇摇头说也不知她前世作啥孽！

我老婆的亲戚家原来经济条件不错，但自她男人生了重病，心脏装上支架后就就此坍塌下来。房屋动迁那回，她家分得了两套共250平方米的房子，全家人精神为之一振，犹如春回大地。随之而来的是儿子娶妻生子，全家人其乐融融。应该说老百姓的平淡生活于此已足以让平淡的人羡慕了。然而好景不长，未见她儿子在赌博、吸毒上有蛛丝马迹，也没见她儿子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一套在当年价值200来万的房子就被无形的巨兽给吞没了。这招致小夫妻的婚姻有了危机，但这真实的内幕外人一概不知，人们只是在“听说”中打转：听说她儿子借高利贷赌博；听说她儿子的老丈人开厂赔本，卖了房子去堵窟窿；听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结伙拿着她儿子写的借条上门索债，而那债务高得足以让寻常百姓窒息。讨债人几次上门，逼得她儿

子东躲西藏，不敢现身。最后连那套庇护全家安身立命的住房也拱手拿了出去，结果是夫妻俩离婚，孙子也被带走，她男人也在经济和病魔的重压下撒手人寰……

前几年，她拿着2000多元的养老金，加上全年没有休息，每天早出晚归近10小时工作换来的3000元辛苦钱，还要为儿子还债。没有了自家的“窝”后还得借房住。为了省点钱，她租借了一个车库，和儿子同住。儿子虽对她说他有工作，但具体做什么她根本就问不出来，反而时不时地伸手向她要钱。如今她快七十岁了，摆在眼前的现实状况，她只能咬牙坚持着那份工作，因为她没办法放弃。我老婆说她可怜，所以有了点能回收的废品就积聚起来给她。

张老师听后满脸的同情，她对我老婆说，叫你亲戚再来一次吧，我家也有纸板箱。我老婆说多不好意思呀。张老师对我说，你亲戚的遭遇也太可怜了，那点能回收的废品对你来说真的无所谓，而对你的亲戚来说也许是积少成多吧。

张老师和她的先生都退休了，她儿子媳妇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媳妇为张老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她终日里喜气洋洋忙得不可开交。她家的废品自然要比我们家多，除了纸板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旧书籍、杂志等，双胞胎留下的空瓶空罐也不少。其实，我曾亲见张老师和收废品的人在结算时的讨价还价。自那以后，张老师夫妻积多了废品就按我家门铃，叫我们去拿，有时候他们把废品堆在我家车库的门口，这样一年总有九、十次。

如今，张老师家孙辈双胞胎已经六七岁了，给出的废品也有四、五年了。我想，他们给出的何止是废品，那是骨子里的仁慈——恻隐之心！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张老师听后满脸的同情，她对我老婆说，叫你亲戚再来一次吧，我家也有纸板箱。我老婆说多不好意思呀。张老师对我说，你亲戚的遭遇也太可怜了，那点能回收的废品对你来说真的无所谓，而对你的亲戚来说也许是积少成多吧。

张老师和她的先生都退休了，她儿子媳妇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媳妇为张老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她终日里喜气洋洋忙得不可开交。她家的废品自然要比我们家多，除了纸板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旧书籍、杂志等，双胞胎留下的空瓶空罐也不少。其实，我曾亲见张老师和收废品的人在结算时的讨价还价。自那以后，张老师夫妻积多了废品就按我家门铃，叫我们去拿，有时候他们把废品堆在我家车库的门口，这样一年总有九、十次。

如今，张老师家孙辈双胞胎已经六七岁了，给出的废品也有四、五年了。我想，他们给出的何止是废品，那是骨子里的仁慈——恻隐之心！

张老师听后满脸的同情，她对我老婆说，叫你亲戚再来一次吧，我家也有纸板箱。我老婆说多不好意思呀。张老师对我说，你亲戚的遭遇也太可怜了，那点能回收的废品对你来说真的无所谓，而对你的亲戚来说也许是积少成多吧。

张老师和她的先生都退休了，她儿子媳妇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媳妇为张老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她终日里喜气洋洋忙得不可开交。她家的废品自然要比我们家多，除了纸板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旧书籍、杂志等，双胞胎留下的空瓶空罐也不少。其实，我曾亲见张老师和收废品的人在结算时的讨价还价。自那以后，张老师夫妻积多了废品就按我家门铃，叫我们去拿，有时候他们把废品堆在我家车库的门口，这样一年总有九、十次。

如今，张老师家孙辈双胞胎已经六七岁了，给出的废品也有四、五年了。我想，他们给出的何止是废品，那是骨子里的仁慈——恻隐之心！

张老师听后满脸的同情，她对我老婆说，叫你亲戚再来一次吧，我家也有纸板箱。我老婆说多不好意思呀。张老师对我说，你亲戚的遭遇也太可怜了，那点能回收的废品对你来说真的无所谓，而对你的亲戚来说也许是积少成多吧。

张老师和她的先生都退休了，她儿子媳妇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媳妇为张老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她终日里喜气洋洋忙得不可开交。她家的废品自然要比我们家多，除了纸板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旧书籍、杂志等，双胞胎留下的空瓶空罐也不少。其实，我曾亲见张老师和收废品的人在结算时的讨价还价。自那以后，张老师夫妻积多了废品就按我家门铃，叫我们去拿，有时候他们把废品堆在我家车库的门口，这样一年总有九、十次。

如今，张老师家孙辈双胞胎已经六七岁了，给出的废品也有四、五年了。我想，他们给出的何止是废品，那是骨子里的仁慈——恻隐之心！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张老师听后满脸的同情，她对我老婆说，叫你亲戚再来一次吧，我家也有纸板箱。我老婆说多不好意思呀。张老师对我说，你亲戚的遭遇也太可怜了，那点能回收的废品对你来说真的无所谓，而对你的亲戚来说也许是积少成多吧。

张老师和她的先生都退休了，她儿子媳妇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媳妇为张老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她终日里喜气洋洋忙得不可开交。她家的废品自然要比我们家多，除了纸板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旧书籍、杂志等，双胞胎留下的空瓶空罐也不少。其实，我曾亲见张老师和收废品的人在结算时的讨价还价。自那以后，张老师夫妻积多了废品就按我家门铃，叫我们去拿，有时候他们把废品堆在我家车库的门口，这样一年总有九、十次。

如今，张老师家孙辈双胞胎已经六七岁了，给出的废品也有四、五年了。我想，他们给出的何止是废品，那是骨子里的仁慈——恻隐之心！

张老师听后满脸的同情，她对我老婆说，叫你亲戚再来一次吧，我家也有纸板箱。我老婆说多不好意思呀。张老师对我说，你亲戚的遭遇也太可怜了，那点能回收的废品对你来说真的无所谓，而对你的亲戚来说也许是积少成多吧。

张老师和她的先生都退休了，她儿子媳妇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媳妇为张老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她终日里喜气洋洋忙得不可开交。她家的废品自然要比我们家多，除了纸板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旧书籍、杂志等，双胞胎留下的空瓶空罐也不少。其实，我曾亲见张老师和收废品的人在结算时的讨价还价。自那以后，张老师夫妻积多了废品就按我家门铃，叫我们去拿，有时候他们把废品堆在我家车库的门口，这样一年总有九、十次。

如今，张老师家孙辈双胞胎已经六七岁了，给出的废品也有四、五年了。我想，他们给出的何止是废品，那是骨子里的仁慈——恻隐之心！

张老师听后满脸的同情，她对我老婆说，叫你亲戚再来一次吧，我家也有纸板箱。我老婆说多不好意思呀。张老师对我说，你亲戚的遭遇也太可怜了，那点能回收的废品对你来说真的无所谓，而对你的亲戚来说也许是积少成多吧。

张老师和她的先生都退休了，她儿子媳妇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媳妇为张老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她终日里喜气洋洋忙得不可开交。她家的废品自然要比我们家多，除了纸板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旧书籍、杂志等，双胞胎留下的空瓶空罐也不少。其实，我曾亲见张老师和收废品的人在结算时的讨价还价。自那以后，张老师夫妻积多了废品就按我家门铃，叫我们去拿，有时候他们把废品堆在我家车库的门口，这样一年总有九、十次。

如今，张老师家孙辈双胞胎已经六七岁了，给出的废品也有四、五年了。我想，他们给出的何止是废品，那是骨子里的仁慈——恻隐之心！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恻隐之心

野兰

张老师听后满脸的同情，她对我老婆说，叫你亲戚再来一次吧，我家也有纸板箱。我老婆说多不好意思呀。张老师对我说，你亲戚的遭遇也太可怜了，那点能回收的废品对你来说真的无所谓，而对你的亲戚来说也许是积少成多吧。

张老师和她的先生都退休了，她儿子媳妇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媳妇为张老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她终日里喜气洋洋忙得不可开交。她家的废品自然要比我们家多，除了纸板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旧书籍、杂志等，双胞胎留下的空瓶空罐也不少。其实，我曾亲见张老师和收废品的人在结算时的讨价还价。自那以后，张老师夫妻积多了废品就按我家门铃，叫我们去拿，有时候他们把废品堆在我家车库的门口，这样一年总有九、十次。

如今，张老师家孙辈双胞胎已经六七岁了，给出的废品也有四、五年了。我想，他们给出的何止是废品，那是骨子里的仁慈——恻隐之心！

张老师听后满脸的同情，她对我老婆说，叫你亲戚再来一次吧，我家也有纸板箱。我老婆说多不好意思呀。张老师对我说，你亲戚的遭遇也太可怜了，那点能回收的废品对你来说真的无所谓，而对你的亲戚来说也许是积少成多吧。

张老师和她的先生都退休了，她儿子媳妇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媳妇为张老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她终日里喜气洋洋忙得不可开交。她家的废品自然要比我们家多，除了纸板箱、矿泉水瓶、废报纸、旧书籍、杂志等，双胞胎留下的空瓶空罐也不少。其实，我曾亲见张老师和收废品的人在结算时的讨价还价。自那以后，张老师夫妻积多了废品就按我家门铃，叫我们去拿，有时候他们把废品堆在我家车库的门口，这样一年总有九、十次。

如今，张老师家孙辈双胞胎已经六七岁了，给出的废品也有四、五年了。我想，他们给出的何止是废品，那是骨子里的仁慈——恻隐之心！

张老师听后满脸的同情，她对我老婆说，叫你亲戚再来一次吧，我家也有纸板箱。我老婆说多不好意思呀。张老师对我说，你亲戚的遭遇也太可怜了，那点能回收的废品对你来说真的无所谓，而对你的亲戚来说也许是积少成多吧。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